

无穷红艳烟尘里

名家走笔

◎赵柏田

顶真的鼻子，鹅蛋脸，俊眼修眉，有一种男孩的俊俏，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。张爱玲这样形容闺中女友苏青的脸。后面还不忘加上一句张式比喻：像从前大户人家有喜事，蒸出的馒头上点了胭脂。

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孩，大学才读了一年，就早早地结婚去了——和丈夫是中学同学时就订的婚，当时在东吴大学上海分部读法律。为结婚而中途辍了学，在亲戚朋友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在她，却总是有些不甘心，然而，她又明白，女人终究是嫁了的好，时代是这样的亦新亦旧，自己又能怎样？

这样的新婚家庭，在上海只能过最低限度的日子，连佣人也不可能雇，幸亏她母亲安排周详，让家里的林妈跟着到了上海。

每天早晨，服侍了丈夫早餐、出门之后，还是有许多事好做：去四马路的各个书店翻翻杂志书刊，去公园的树荫下读《良友》画报。回来时在街角一家店看中了了的乔其纱衣料印花竹布，暗暗地记在心里，预备着哪天再来买。半日将尽，踏着梧桐叶间漏下的碎碎点点的阳光带回家的，不是香糯的糖炒栗子，就是沙利文的糕点，预备着宵夜或当明天的早餐。下雨天，就宅在家里，翻翻最新一期的欧美流行杂志，嗑嗑瓜子，听听百代公司的各式唱片。兴致好的话，就织绒线衫。柔软蓬松的绒线，缠在手里，有一丝微醺，一丝慵懒。周末的夜晚，两个人去国泰、大光明看一场电影，各人有各人的所爱，或者阮玲玉或者胡蝶，或者顾兰君或者王人美……

不甘心又如何呢？芥蒂已经种下，洗洗刷刷汤汤水水的日子里不免焠得发芽，再加儿女一个接一个地出生，于是手忙脚乱，把盐甬当作个糖缸，于是心浮气躁，于是这样一个少奶奶她也当不下去了。于是，先是分居，后来是离婚。

从家里搬出来过一个人的日子，其间的辛辛苦苦亦悲亦喜也只有自己去体味了。有一点却是肯定的，用自己一分一分挣的钱，不会再有使男人钱的快感。那个时期，她有一句名言：“家里墙上的每一根钉子都是自己钉上去的。”语气是骄傲的，也是无可奈何的。

后来还要一边带着一串孩子，一边在笔头上讨生活。坐在电灯下一手写文章，一手还要替孩子们打着扇。更要命的是望穿秋水，稿费

迟迟不来。

一个人的日子，照样要红尘滚滚。走出家庭之后苏青的生活，我们可以从她满满的家庭影集似的自传体小说《结婚十年》和《续结婚十年》中看到：一个单身的职业妇女，那个时代一种比较稀有的动物，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，他们欣赏她，引她为红颜知己，和她谈文学人生，谈着谈着谈上床，“结果终不免一别”。一个个亦正亦邪的男人，一场场爱情逐水而来又逐水而去，到头来，终究是“十二姻缘空色相”。

她不是古典小说里那些为破碎的爱情守节的标本。她要男人，要他们给她的一份内心的磁实，要男女在一起过日子的兴兴头头。还是个女孩的时候，外祖母就说过她太贪，贪世间的繁华。虔诚礼佛的外婆说，大千世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她偏偏喜欢的是这个世界的实，街上的灯火，厨房的油烟味，剪刀在新买的布匹上的咔嚓声，男女的欢乐，实在的、可以触摸的世界，是多么的好啊。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暗数一个个皮影一样在眼前走过的男人，她会问自己，我是个贪婪的女人吗？

山河破碎，好男人不知都跑哪去了，红尘滚滚中似乎只剩下劳工阶级、小市民、舞男和汉奸，女人的梦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越发成了小菜一碟，可有可无的。张爱玲30万日元券还挽不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女人在浮世中要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还真是不容易，可是苏青还是要强的，是那种心掉在泥淖里还啪啪跳动的强，她抓住了文字，希望它们还是影子一样的忠实，这个报业兴隆的年头成全了她，她在报纸的边角谈着穿衣吃饭，侍夫育儿，也毫不避讳地谈性，叫喊着“婚姻取消，同居自由”，于是似乎很风光了，挣下个“大胆女作家”的名头。

她谈“男女”，倒也罢了，谈饮食，还真是朴实可喜。看她细细碎碎地说早餐、说熬粥的火候、说盛点心的锅碗不与烧菜羹的混用，你会觉得，她在那么简单的物事中也那么讲究，真是有着一颗在现世中过活的心的。

一如她小说中的女主角，她天真，感性，琐碎，软弱，渴望爱与依靠——尽管脸上有看透一切的讽刺的笑容。她没有找到安慰她的人，倒是许多人等着她安慰、帮衬；孩子，母亲，妹妹，近房远房的亲戚。她一直是很中国的女人。所以张爱玲说，中国风格的房屋一明两暗，她是明的那一间。

佳人而处乱世，真个是没奈何。

配图 沈欣



别了，别克

◎碧水

别克不是人名，是我家的车名，全名别克赛欧。

作为生日礼物，别克见证了我的11次许愿。毋庸讳言，第10次许愿后，我曾多次想说，别了，别克。然而，我们没与其道别。不知是因与别克春夏秋冬的朝夕相处，或是别克春去春回的担当坚守，还是我们暗自增长的情愫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了家庭的一员。如今真的是别了，别克，想起默默相伴的日子，我不觉眸子湿润了。

别克，是马路上常见的浅银灰；车型小，又不那么招人眼球。大多数日子，出门时，别克为座车，归家时，别克为卧车，也许这样，别克房车是我对其的呢称。有时驾其去图书馆，别克还是我们的餐厅或钟点房。别克见证了我们的浪漫，我们的美食。

那是我写《再寻麒麟童》的日子，初秋的太阳照得大地像夏天般灼热，我们从街边买来中餐，躲进车厢，打开空调，凉风习习，别克把我们与停车广场隔成两重天，车厢即刻成了我们的二人世界。其实，无论是仓桥门面结，还是牛肉细粉，无论是苹果，还是橘子，都是那么平常，而饥肠辘辘的我们，边享用边谈论上午寻找的收获，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哟，还有那餐后水果……摇下前车位，与后排座构成的丁字形“床铺”。躺下，映入眼帘是蓝天，是白云，还有一抹翠绿，分不清翠绿是哪棵大树的枝丫。叶子摇曳，是风？是风！像摇篮上空的风铃，摇啊摇，窗外的叶子模糊了，我亦进入梦境，真不知是叶子摇的我，还是我看着叶子摇……铃声响起，往往分不出是设定的闹铃，还是来电的铃声……我在窗内仰望叶子，叶子在窗外窥视我，那梦游般的浪漫是别克留给我的记忆。

驾车做田野调查，别克总与我同甘共苦。记得有次去昆山，听百岁老太讲慈城故事，仿佛回到孩提时，犹如听外婆讲故事那般喜悦，一路笑言，一路憧憬，一路遐想，竟错过回家的路，而别克依然无语，绕了两圈的上海绕城高速而不曾“罢工”。驾车听广播是我们的嗜好，多少回边听边评论边“愤青”，想必别克习惯了我们的杞人忧天。

别克是谈“非黄”色变的年月驶入我家，别克与三代同堂的我们度过或长或短的假期，海边的金银滩，虽不是校园歌曲那般怀旧——“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”，然而夕阳下，沙滩上，还是留下脚印串串；山脚的溪涧，亦不是唐诗所吟那般的画境——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，然而，山岚间，松林旁，还是荡漾开笑语阵阵……桃源般的郊游，乃是平常生活的斑斓，亦是别克留给我的欢乐。可惜岁月匆匆，风雨吹醒窗外的花草，风霜染白了我们的两鬓，又带走婆婆，回想起三代同堂的日子，道别其似乎更加的不舍。

降生于这个个人世间是机缘的巧合，邂逅的所有人抑或所有物更是彼此的缘分。正是如此，我们爱惜别克，不曾让其意外受伤，也不曾被意外责罚。十一年匆匆而过，我们终于要告别别克，离家的那天，我拍下别克在家的最后瞬间，继而目送其渐离渐远。之前，我曾搜索其初来乍到的旧影，然而没有贮存记忆。

那天，我的记忆抑或眼前皆是别克轶事，别克影子，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说是农人卖了相伴多年的牛。而后，牛又回到农人的家。此刻的我，多想我的别克也像这头牛一样回来哟。

暖聚焦

总第5852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爱是纵容“犯错”

有所悟

◎潘玉毅

这两天，妻子忽然心血来潮，做起了饼干。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寻思着给她打个下手。因为不懂做饼干的方法，我只能帮她洗个盘子递个叉子，然后反反复复地问“还有我可以做的吗”。初时，妻子犹自忍耐，后来实在经不住我的多手多脚，忍不住说：“老公，你知道吗，做饼干有做饼干的乐趣。你帮我什么都做好了，我轻松是轻松了，但是乐趣也没了。”

有时候，我真觉得妻子像是一个哲人，话虽然不多，但常常能引发我的思考。英国《哲学家杂志》主编朱利安·巴吉尼与同事杰里米·斯唐鲁姆写过一本书，叫《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》，这个书名后来被相声演员搬上舞台，还在前边加上了“曾子曰”，乍听之下，颇有几分搞笑意味。但静心沉思，发现饶舌背后自有道理。比如在这件事情上，正如妻子所说，闲有闲的轻松，忙有忙的乐趣，我们应该尊重别人轻松的权利，也当给予别人忙碌的自由。

许多时候，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——认为帮忙就是代劳。实则不然。曾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学做菜，但是在家总不得自由。刚拿起菜刀，母亲就说，放下放下，我来切；才点着火，母亲又说，算了吧，还是我来。于是，到现在我也烧不出两个像样的菜来。做父母的固然是出于对子女的爱，但这种爱让人什么都“学不会”，

还容易打击一个人的自信心。可能，爸爸妈妈忽略了一件事情：终有一天，我们是要自己做饭的。

像这种出于善意的“越俎代庖”或许能解一时燃眉之急，终归不是长久之计。做别人的事让别人无事可做，除了让人闲出一身五花肉再闲出一身臭毛病，余下的收获真不多。

生活中，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不尽相同，也许你喜欢的我不喜欢，而我喜欢的你也不一定喜欢。遇见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要学着适应，而不是试图去改变一个人。对于对方正在做的事情，如果我们会比别人多，那么当别人不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授人以渔；如果我们会得跟别人差不多甚至比别人少，那么不妨跟着一起学习，或者由得他们去动手。失败乃成功之母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失败再多次都没关系，因为从每一次的失败里我们都能收获很多东西。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也可以在一边默默地看着、陪伴着，只是不要说话，不要插手。

夫妻之间需要尊重，家人朋友之间也需要尊重，尊重别人做事的权利，包括犯错和失败。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自己必须面对的坎，有些东西别人是无法代劳的。就像小孩子学走路，你心疼他，怕他摔疼了，但你终究无法代替他成长，无法代替他走完以后的人生。所以，鼓励和支持是你真正应该做的，因为关心的最高境界是理解。